皇明文苑卷之七十五

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宋濂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忘獻公薨國内不靖群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内及觧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荐饑來乞糴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絶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絶而弗與穆公不得已

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改館饋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冊饑穆公又餼之粟惠公薨懷公遣使軍于廬柳威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己之讎使公子縶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郤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左鄢父來告難亦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櫜鞬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太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氾南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悅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有一矢犯晉疆埸襄公蔑棄我穆公以墨衰即戎敗我于殽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於群臣然猶願徼

靈於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曰事干戈是欲勝辟我也將悉幣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脩復舊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邧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世晉人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傚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於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即位景公不務撫綏秦氏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郤犫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譬之困獸猶鬪况國乎君既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唯命鍛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

爲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漁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没繼者絶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

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鉶不緻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顔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踐三

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柰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蓋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獘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晩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撑决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

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横絶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絶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佑之間蘇黄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

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

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徃徃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蘇伯衡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敝邑之爲盟主也朝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問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爲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爲庭實將焉用之寡人其辭諸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禮惟朝與聘凡朝聘有珪有璋有好貨有陪鼎有贈賂是之謂禮禮之設久矣誰敢廢之盟主將範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大禮也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然敝邑於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重乎蕭魚之會執事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悅于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

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況我異姓
之邦其誰敢愛犧牲玉帛而不以申禮于晉於是乎幣莫
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爲
禮則執事之是啓若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實匄之不敏
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匄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此之
罪匄以爲敝邑頼之而重之以浚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
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國
邑之賦以供伯事庫嘗有餘實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
頼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爲民也國無
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于今不替則敝邑
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來矣民猶弗之浚而況諸侯

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浚心恤其匱之通其有無無敢
不力若曰浚之又誰浚哉或者君其奇慝時作庶民罷敝
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
也則懼以爲討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
乃藉匄以爲口實乎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
禮以幣行亦以幣成成禮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務省畜
亦敝邑之所喜也禮苟無廢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
有責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
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
背盟背盟必怒鄰怒鄰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贄幣相
周還也其蔑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腆也不猶愈於不

享乎執事其圖之

擬劉封答孟達書　高啓

封白子度足下書教僕自貳開陳利害甚悉且讀且思竊有未諭蓋聞利害者賊義之端也人惟諭利而不諭義故有君臣父子之相叛君臣父子之相叛臣子所不忍言而足下之書何以至僕側邪便焚書止使以告絕於足下然恐足下不知主上所以待僕之意而僕所以報主上之心并書中有可復者故勉述簡牘足下其聽之昔竇嬰與灌夫懐交友之私實同田蚡之禍韓信於高祖感推食之意卒拒蒯徹之說此前史之美談而足下所共聞也今僕於主上體同血胤名附宗籍至親厚恩固非交友之私也出則揔戎入則居守尊位重祿固非推食之意也足下視主上所以待僕者如此則僕所以報主上者其可異於二子乎且父與君有其一皆當致死僕一身而二責萃焉其致死也亦無疑矣而足下乃以商種白起孝已伯奇爲僕之戒是何言之過也夫爲人臣者患忠之不至而不患君之不知爲人子者患孝之不純而不患親之不察使不幸而爲商種白起孝已伯奇則亦將瞑目長逝而無愧矣復何求哉若所謂申生重耳之說又不然晉獻公無道故有是事今主上聖明内無嬖幸之人外無讒慝之士嫡庶有別慈愛不移何可妄相引諭以爲誑惑之道邪末後責僕以三事是益見足下之不思矣僕請有辭焉夫古人有以義

爲父子者何謂非禮知守節而不變何謂非智見僣僞而不從何謂非義僕之自處亦云得矣若從足下之計而求以爲禮爲智爲義是猶惡寒而去裘畏熱而附火不愈甚矣今太子已正位東宮僕當長守藩國爲王室屏翰若以不肖不得順於君父則將素服詣闕藉藁待罪安能棄親事讐竄身異國生爲棄人死爲繆鬼足下所謂大丈夫恐不如是也況剖符之封僕所自有迺欲使之舍安而就危去順而從逆僕非病狂何利而爲此古人之行一不義而得天下者亦有所不爲況尺寸之土哉僕此心皎然天地神明實共臨鑒足下安能移之若以僕爲愚或可以言誘曷異以告趍走之人曰而叛而君語孩提之童曰而背而

親莫不啼而去之矣僕雖至愚然於君臣父子之義亦嘗聞之矣何至不如趍走之人孩提之童哉於戲初漢之陵夷也董卓首亂二袁効尤海內無所底定主上奮起欲與曹操戮力匡濟以救元元而操亦懷圖中路搆隙故主上一破之於烏林再走之於南鄭而天方佑奸得死袵席今其子丕不思蓋前人之愆乃敢陰造符命自製禪文遷易重鼎盜攘神器有志之士咸恥立於其朝僕嘗獲從足下周旋行間竊觀足下亦有志者故將共圖於中原報奇遇於吾王而天奪足下之魄使自棄於忠義之林北面僞庭爲天下笑既不知愧乃復爲人作衛律耶今主上憫宗社之顛覆復恐七廟祀曠萬姓失戴故資荆益之饒據岷峨

之險正尊號以繼大統方將出關隴定三輔伏義而東以收復故物足下若能慕隨會之明陋李陵之暗使不遠而復則富貴寵榮當保如昔倘以斯言未信終忘首丘之念恐鄰下不守以白衣從輿櫬之後得無悔乎此誠知者變禍爲福之日幸審度之無忽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胡翰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槩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爲問者景翰答之甚辨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言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不有出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文畧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

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絶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亦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與王修德　　方孝孺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
孳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羙惡可否輒有
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
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遠離獨處
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
彼尚未盡通解况著之於書不惑且咲則幸矣何能有所
發明哉每自嘆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
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徜徉獨行心憶古聖賢
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
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
待之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
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
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
益而惟安相推奬若見眞有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
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
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爲小人
善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二帝三
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
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
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
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
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

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直矣而反復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浴而譏裸裎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較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閒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又與王修德　方孝孺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𤺋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古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窒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淳明修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

通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誇世自足求
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
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
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
意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遽奪之不
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恒與
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
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
而自撥絶擢踣之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
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
人之所賤今之壽者非後人之所謂夭乎焉知賤於今日
不貴於後夭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
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
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稱之詹文
未能脱俳諧之習觀頗振激立論亦不稚馴非名世者比
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故哉蘇
子瞻哥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深厚
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已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特
文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
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
亦未必識其眞也况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
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

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即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於無窮續周統於既絶次不能扶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奥以詔來世下之不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内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脩所學孜孜不懈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懈使足下之道光被于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叙又多淆僞欲爲定次之多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

與鄭叔度　方孝孺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鮮非謬逆盛意以辱知己顧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荅吾子一笑故敢畧説其三僕聞古之人未甞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峷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

四百六十二冊

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鳧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鷄犬牛羊蹤跡輙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日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濅失師意流于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恠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特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輙自誓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奧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

五百十七冊

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眞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上胡先生　　方孝孺

人之垂令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盖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况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况以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

誦之而楚越之人群笑而交嘲之則幷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奚可乎盖在乎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毁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間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殁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輙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内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某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

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盖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衮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遂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盖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著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知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始樂有所主於心日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荅天門山長馬玉相啓　陶安

伏以天門廣開見玆天馬雲箋遥寄得之雲鴻拜命未遑撫躬深感自幸鳴鏑之耳久聞金玉之相價重漸鄉薦崇

科牓二十八宿名齊氏士於蒼龍三百五篇義冠文林之繡虎荆山獻璞方期識者之逢滄海遺珠遽起主司之歎九重天遠五色日迷誰能掩寶劍之精遂得脫囊錐之頴雲霄展翼雨露沾身擢出紫薇垣新膺儒職堂施絳紗帳鬱有祖風芹藻謁其騰芳江山喜而動色泰山北斗士望既屬於昌黎霽月光風胸次無慙於茂叔洪鍾待扣遠筴爭趨循循然善誘人著前脩之儒範斷斷兮無他技諒賤子之何能方抱屯邅特承謙聘衣浣長安之塵士行後無聊庭荒栗里之菊松歸來有賦未得手拋于藥餌曾煩齒及於郡庠頃因賢守之下招亦以病軀而懇謝此皆誠悃非敢託辭弗窺董仲舒之園不如學也忽見蘧伯玉之使坐而問焉筆以黃白之詞篚厥玄纁之幣禮雖過厚受則良難慙金既却於齊全璧復歸於趙堂成白鹿欣聞教雨之施宅近青山很戀耕雲之樂事慚有負罪恕不恭

與葉知縣書　　　　練安

正月二十一日安謹奉書大尹執事僕罪惡深重天降之酷　主上矜其烏烏之情慨然俾歸田里以盡夫送終之制扁舟南上哀戚日深自以身為　天子侍從之臣今又斬然在衰絰之中義不得與百司私接用是杜門自守於執事之來心竊為吾邑人喜之而未敢一日接執事之論也雖然君子之於事也非所當言而言之謂之僭於所當言而不言之謂之吝僭與吝皆非君子之所為也今既有

當言之義於執事矣豈敢拘牽常制而終默默已耶執事以　天子之命出宰茲土一邑之治否執事榮辱係焉執事其可謂職止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昧於消禍救寃之遠慮耶諺曰盜賊起於饑寒禮義生於富足夫惟君子而後能不動心於饑寒苟非其人則無所不至矣曩者草昧之初　聖人未出梟頑之徒假燒香誦佛之名以嘯召無賴而無知之民亦紛然從之盖其初也惑於妖怪之說兾免於禍災其終也卒剽掠攻刼爲盜賊之計故有國之典必草薙而禽獮之而郡守縣令尤嚴於日夜督察以去夫生民之大害比聞鄉落盛於彌勒之說而私奉其名號者間有之矣此豈非賢守令之責歟僕不幸居於茲土而又食

天子之祿以爲王臣其可忽於未然之禍而不相告耶雖然言之者僕之責也聽而行之者執事之責也今爲執事之計者無他焉亦曰明朝廷之禁以徧喻鄉邑之民使之曉然知禍福之所在然後嚴令各鄉之里甲使之更相督察以去姦邪之輩敢有容匿者以其罪罪之而命巡檢諸司各於所隸廉捕苟得其實許諸色人得以風聞其有邀受財賄私相縱釋及懷挾私讐誣執平民者皆坐以罪擇其兇惡之尤者一二人置諸法以明示之則奸猾破膽而自散矣語曰滔天之浸始於涓涓燎原之烈延於細微杜漸之不可不早也今竊聽於鄉邑之間其勢亦可謂滔滔而談談矣執事其亦少加意焉夫移風易俗使斯民陰受

其禍非俗吏之所能而賢良之吏所以見稱於史籍也執事起身文儒其必素以古人自期矣奚待於僕之喋喋哉僕於執事有不當私見之禮而有當公言之義故不敢以衰遂之故而忘一邑之大憂至於條目之委曲則尤賢哲令之所當盡心非尺牘之所能具陳也惟執事察之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纔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㓕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朽焉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

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製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絶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斵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爲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耶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爲服則絺繪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好其亦異於作者之

見矣世有窶人爲覯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薾然盗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戛之力哉故夫蘭苕翡翠又烏覯夫掣鯨也且古之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爲濤含之而爲漪蹙之而爲縠澄之而爲練激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脉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久心以正桑間濮上

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
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嬙西施之
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
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圬矣無益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
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柰之何
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
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
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
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
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爲覆瓿用矣先
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嘗論詩序言詩之用

若彼其慱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
矣此亦好恠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
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
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黒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
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爲過之矣而烏知其異
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
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
矣則亦難乎攄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
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頗悉吐出其中
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
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

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略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答郭慶守　劉楚

僕聞之古之所謂知己者惟管子鮑叔而已矣夫管子之所爲舉朝之人不之知之而惟鮑叔知之非惟舉朝之人不之知之雖舉齊國之人亦不之知之則當時之知管仲者何少而不知管仲者何多也夫共賈而分利自多非誠貪乎謀事而窮困非誠愚乎三戰而三走非誠怯乎此人之知管仲者也然而爲貧也爲時也爲有老母也非鮑叔其孰能知之哉管仲既未嘗自言所以然鮑叔獨探其情而言之在當時之人其不以鮑叔爲佞而阿附於仲者寡矣及其後筴魚鹽之利修農工之政而國無不富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謀無不得也進兵楚陘仗義執言而勇無不勝也然後鮑叔之言爲正而有信而管仲卒爲齊覇功臣使非鮑叔有以知之則管仲毀於貧敗於不利而喪於怯也久矣豈復能少見一日之長於後來也哉故古人之知己必論其遠者大者類如此今則不然棄置大端習訛細娛雎盱澳涊互相推上以同其好者爲知己其不同者非之其異乎古之知己矣况足下所以稱道而歎惋於僕者固又非古人之所先急者哉夫書以記姓名詩以詠情性文以道古今凡具手口胷簡翰而稍知義理者孰不能爲亦孰不能言也而各有其道焉其道固未嘗不同而

亦焉能以盡同哉譬之人之面焉其橫目竪鼻皆然也其
笑語食飲亦皆然也今不取其同然者乃遽欲以已之肥
而療彼之瘠又欲以已之黔而譏夫人之皙也不亦難哉
此不足較也在我固不當以彼之毀譽爲憂喜矣况又欲
因之以重足下之憤怒哉昔人有飲而醉于室者行道之
人過而見之以爲已之醒也群聚而罵之其受罵者弗覺
也而傍聞者怒焉亦何以異於此哉寔荷足下愛助之至
僕非敢以此少足下也誠懼足下好善嫉惡之心過重或
反爲其所動而不能以堅所守也故敢以言焉抑君子知
已之尊將有大於是者又不直若管仲之於財之於謀之
於戰而已也自今以往其進退可否則誠有望於足下矣

足下其將爲鮑叔乎楚也敢不知所勉哉足下明敏周慎
早得明師又善與人交其學日進如草木萌枿之滋長而
人莫之覺也其德日修如江河波瀾之方漲而人莫之知
也乃猶慊慊然以四十未聞道而見惡於人爲可愧可感
且又欲以僕爲師法此不自滿足而過爲謙抑以推夫人
者也豈楚之所能當哉僕今年四十有九矣而行不見信
於人學無成於已徒有以來讒譖之口若足下所云云者
其感與媿又豈不浮於足下哉抑聞之文中子云止謗莫
如自修又曰何以止謗曰勿辯此古人處已之成法也既
以自勉仍不敢辯惟足下其少安而圖之若所喻高文則
不及見恐不曾將來尚冀終示也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　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　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

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蔵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旣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踈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答歸德徐晟書　岳正

正再拜徐君足下比者辱示手書稱僕送趙千戶序可與古人文字頡頏必今之古人也願交於僕得此甚愧雖然卽此可見足下與人爲善之心公且明也雖不僕交僕亦將求交焉况有儀物爲之先容邪僕生長京師自省事來幾二十年所接見者若貴若賤若富若貧若賢若愚不肖蓋亦多矣求如足下之心公且明者鮮此非僕以薄待人蓋嘗試而知其然也僕自植行績學十有餘年於此矣間以所得鑄而爲文竊比古之作者私謂得其門戶未敢自信也於是嘗出之以驗於人人然而有非之者有笑之者有顧左右而若不聞之者閒有曰小生新進而能然亦可也而僅許之者有未許之如古作者且足下與僕所處相距不適數千里之遠不識面不接談不知其人如何也而遽許許足稱情哉雖然人不必皆識面接談而知其爲人

苟見其制作之文則亦不害其許與矣是故見議論之文足以知人之造詣見謀畫之文足以知人之覆歷見辨難之文足以知人之知識見舂容之文足以知人之器宇見浩汗之文足以知人之問學見激揚之文足以知人之節槩人之沉靜者於婉微之文見之人之和平者於恬淡之文見之人之收斂者於縝密之文見之人之豪放者於縱逸之文見之之數者足下不一吾見見者不過淺近之辭耳而遽許其可入於古人之境豈以我之文其淺近不能取信於時而故爲是相戲也哉其或以至淺者有深者寓至近者有遠者存而知之乎於是而能知之者盖知文之深者也世豈無其人哉特以其私而槪之耳故笑者非者忌也若不聞而僅許者昧也惟忌也故不公惟昧也故不明然此於僕何有哉乃猶喋喋于喙曉曉于聾者庸以見足下之心有超乎人人者耳夫有公且明之心超乎人人爲者雖在古之人世不相及者僕尚景仰欣慕而恨此生之晚不獲爲之執鞭況親遇其人而又有欲交之心者烏得而不願交哉此僕所以曰雖不僕交僕亦將求交焉者也雖然以足下之心之識求效於用决非區區泮水足以繫蛟龍之足者後會有期握手相歡毋論早暮茲以使者回便所宜奉酬嘉意第下第後情緒無聊懶於捉筆姑就足下所稱布露一二未得盡言乞恕狂斐爲幸附奉墨竹數竿墨四笏聊充瓊玖之報外有近作數首願與足下商

之足下觀其果爲如何正再拜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絶罕人事乃得留心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爲春秋本旨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嘗固之見未有盡暴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爲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弗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爭訛則脩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子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

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爲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與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録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章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

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盖史策之實録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録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録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録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録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師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

者焉先儒之過也凡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
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爲美矣不必詞之複
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
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
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也
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
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
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踵之則
所謂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
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
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爲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會
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
學術正矣其議論辯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先儒而甚之者
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之
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
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
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
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
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
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
君父尤厚故多微辭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
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

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以爲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予也聖人之微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戾乎寛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與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爲傳也則互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如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茂甚乎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寛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月序之言不足以

盡意而明諭之懃懇不敢不復而辭不可殫也輙言其大都如此於戲含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

通劉仲愚先生啓　鄭真

伏以一鄉高月旦之評式尊儀範三傳著春秋之學肅就師模仰造丈函俯陳尺櫝切惟諸侯之行事見諸魯史之舊文正次王王次春綱常為正事繫時時繫日凡例滋多道上合於唐虞替不特於游夏粤自漢晉之降及至唐宋以來群儒狐疑諸說角立據事直書者膠於一見隨文立義者弊至多端充棟汗牛黨枯護朽非躬受聖人之訓孰能知作者之心睠我四明思皇多士樓宣献序止齋之傳高祭酒為國子之師困學名書深寧撮其要趣日抄有註東發緝以成編程先生接趙太社之源流表內翰備高舜元之答問蓋以發明其旨匪徒專事夫言厥今明經用以取士巧於新說晦菴嘗指其文妖泥彼陳言元凱空成夫傳癖仰止前脩永遠孰為後進依歸論規矩之方圓必資良匠稱權衡之輕重盍同此心非就有道而正焉終亦無聞其已矣伏惟先生屬辭比事徵顯闡幽謹人事於三餘審天時於五始正其誼明其道大明筆削之公褒有善録氣功克審勸懲之正嘗論晉楚終始以見夷夏盛衰蜚王國之聲名登虎榜掌天門之教位正皐比既勇退以來歸遂從容而息偃發蒙蔀擊待問鐘橦謂萬一千五百家為鄉

誰其學者而二百四十餘年所載吾將語之文通得咲趙氏之徽安國踵洛伊之派門深夜雪席上春風伏念某父剔蠹編深嗟麟獲饑貧所迫僅爲糊口之圖疾病相攻盡廢傳心之典顧私衷之欲奮諒習氣以難除仰瞻道德之光足遂聲容之覩小子成章狂簡不知所裁長者大度寬容庶幾予進所頓掃門而授業固當敷衽以陳辭致南豐之辨香嘅云其晚傳和凝之衣鉢請繼自今屬當陽和幸調節適早正儒臺之擢以承翰苑之榮傾向之私敷宣罔旣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書　羅肅

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里先生閣下僕聞探虎穴者必犯其怒蹈層淵者必捐其軀此理勢之必然古今之通誼雖三尺童騃猶知之況於讀父書數十行識道理二三事入則侍講經筵出則職司風紀者乎然志士委溝壑而不顧者由其所守不易故僕至愚至陋雖不能古人愛君之心猶不能不惓惓於今日也然論者必將指而譏之曰斯人也好竽皷瑟者與抑亦出位而思者與不然則亦三伏光範門之流也噫是烏足以知汝敬哉夫以太平盛世風雨時人民安海宇寧謐固無可言者矣況乎　聖天子具堯舜之資而臣僚弼直皆臯夔之輩又奚俟其一言哉然勢有關於宗社之重事有係於天下蒼生之大則

亦不敢畏論者之口而避蹈淵探穴之危也用敢薰沐緘辭以致愚衷萬一惟先生進而教之竊聞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劍不階寸土界群雄以中立處必爭之要地間關展轉二十餘年於是西舉僞漢東殲呉越南狥交廣北定中原夫然後受天明命奄有四海開萬萬世太平之基嗚呼創業之難夫豈湯武所可擬倫哉自時厥後天無烈風淫雨野有瑞麥嘉禾海岳效靈諸福之物畢至而未聞
高皇帝代天子民之心少有暇豫也迨至 太宗文皇帝始之以內難繼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櫛風沐雨躬擐甲冑一戰而幽薊平再戰而齊魯服三戰而淮甸清四戰而奸諛就誅反側以安夫然後大安宗社再造寰區紹開中興之鴻圖弘建無前之偉績嗚呼繼統之不易夫豈周宣漢光所能彷彿哉自時厥後四方風動萬邦咸寧祥麟貢於南郊龍馬産於東海可致之祥筆書諸簡亦未聞 文皇帝敬天勤民之心少有豫怠也夫以 二聖創業垂統如是其盛顧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兢兢業業惟懐永圖穆穆皇皇以成至治是以六七十載間風醇俗厚上下化之
聖子神孫得以享太平之福於悠久也夫何 仁宗昭皇帝嗣大寶位未及朞月而奄棄群臣四海之人若喪考妣嚬哀抱痛以迄于今若此者詎天意耶憸邪倖進之徒挾迂怪之術售金石之方以求寵榮富貴而致是也然而朝廷不知罪臺憲不以言遂使此輩得志當時而賓天之詔

遽下矣僕聞詔驚怛五內分摧惝怳悽憤不自知其心之慟哀之深也而忠肝義氣之激烈斬焉衰服害究厥衷竊思去冬僕愚戇封章應詔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而昭皇帝念其愚闇憐其孤直以爲言雖未足采聽而心實可矜憐於是弘天地之量寬雷霆之誅宥其閑散之後錫以清要之職俾得吞言路近耿光以對揚休命厚德深仁海涵春育撫躬循省思報何由幸賴　聖天子以聖繼聖恪遵成憲而尚冀得少罄螻蟻之誠薄效犬馬之報庶上不負　先帝任御史之意下不負平生之願也然而涉月累旬猶乃緘口結舌卒無所言何哉良由聖德日新聖化日廣深有契於　太祖太宗創業垂統之心又有皐夔輩

臣直輔翼有如先生者也夫惟皐夔其任則必皐夔其心皐夔其心則必堯舜其君矣當今之時舍先生其誰哉此僕之所以不言者非惟有所不敢亦且恐蹈越俎之誚也及今亟欲以微事上言然又恐終蹈未信而諫之戾是以徬徨彳亍緘封數四幾至竟違空函然而愚衷所激終不忍任弦之矢而不發也伏於今年六月覩車駕往天壽山躬謁　二陵京師之人無有大小拜手稽首瞻望咨嗟以爲　聖天子大孝將以稱啟禮展明禋而勤孝思也雖僕之愚亦謂謁陵禮畢不過渙發玉音命所司賚徑役勤事工覃恩溥然後整駕遄歸以奉　皇太后朝夕而慰士庶歡迎之心寧有他事耶既而道路歡傳乃謂禮畢即較獵

講武且云先驅未成列車不迨駕而天開龍馬巳載道矣
若此者豈　祖宗之心與又云此時扈從惟也先土干與
其徒數百人肆豺狼之貪爭狐兎之利風馳電掣倏去忽
來操弓矢縱銔勒以馳逐先後罔知白矢之義不識逐左
之恭其氣憑凌其勢猝勃而狙詐猘狂尤難名狀僕聞此
言心悖膽落疑信相半而傳者如出一口僕以爲蒐苗獮
狩固有國之常經而講武農隙亦盛世之先務然未聞謁
未就工之陵而與降胡較獵於山谷間也矧也先土干者
醜虜之桀鷙降胡之狡獪視其貌則蠭目而豺聲察其迹
則獸心而人面以弧矢爲生計以殺戮爲耕耘萬有一不
虞雖悔何及哉且斯人固不可以恩義施若其少知恩義

則當親其族類以居其地矣今既背其所親捐其所居又
烏能保其異日不見背於我哉且其來也非其本心其留
也迫於威勢夫以形反側之相袵黠猾之謀安可使之先
後疏附耶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矣而猶寵異之若
是豈非　聖天子推赤心置其腹使之漸摩仁義耶然垂
堂之戒啣橜之虞在先生則不可不爲之深慮也且夫出
警入蹕豈徒爲觀美哉先生　四朝耆臣　二聖元輔於
此而不言則誰得而言之此僕所謂勢有關於宗社事有
繫於天下蒼生者正謂此也僕於馭夷狄之事嘗言之
文皇帝　文皇帝以爲迂又嘗陳之　昭皇帝　昭皇帝
以爲愚然僕自以爲不迂不愚苟循其策而行之則朝家

得懷遠之義而遠人拜來歸之恩矣懷之將如何亦曰散其部落厚其賜予遷之迤南擇便好田地以處之屬之衞所解其甲兵而不以事任之夫如是雖突厥之強匈奴之盛薰鬻之大亦不得肆其豺狼之暴矣尚何噬嚙之虞垂堂之戒僕嘗以爲也先土干者處之京師且不可今乃寵之以邑衞之近以爲名之六師且不可今乃賜之弓劒俾得侍衞聖躬於道路此僕之所以亟欲與先生言之而足五及門卒未遂一面雖然方今柱石之臣可言者非一人而皆禮絕百僚且無交際之雅先生尊則師也親則斯文骨肉也又相從楮研有年故凡忠義所激惟其得以言之於先生惟先生得以所言達之於　上也先生苟鄙棄之

僕又尚敢緘嘿有所避忌哉僕知此言達則死罪雖然其不言而死以同草木朽腐孰若言之而斃之爲愈乎況於聖天子至仁至聖或矜其愚直而賜之不死乎此所以於推鞫之頃汲汲然書之燈下以陳先生之前者誠以夜來太陰之薄蝕天意或者垂象以爲此屬先戒也不然何以變異如是其速哉夫以天象之變異於上者如此人事之乖於下者如彼人皆知惜之豈先生獨不知耶昔李文靖公以天子春秋鼎盛日取四方水旱災異上之其意蓋欲致警戒於其君以潛消其土木禱祀之心耳夫以文靖輔導庸主猶若此況於不爲文靖者乎而況於聖神在上者乎夫以先生之學該乎古今先生之德並乎古人而先生

之禄之位又稱是已於此而不言不可也傳曰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先生今之仲山甫也今之伊尹也等而上之實今之臯夔也又安可以古人不相及辭也先生苟不以書付之水火特加茹納以時言之則豈徒僕之幸而後之人皆將曰仁哉楊少傅之能容物也如此賢哉楊尚書之能忠於其君也如此又將曰汝敬之愚直能忠於所事也如此能不避禍患如此若是則楊氏之忠節不惟有光於將來而僕之家聲亦庶幾其不墜也若徒緘嘿素餐使後之人許曰斯人也而有斯職也則弘化寅亮之職固將有負於先生汝敬烏用任御史哉臨楮覼縷不勝懇切之至即辰冬冷未間冀爲時自愛不具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苟或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爲此也邇者　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聖恩扶老携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遠年竄匿未盡復

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

弊盖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隣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強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自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隷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携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

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冐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隣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浮涯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冐給隣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輙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甍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成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吳松江等所棊列於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肆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佃種或入

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隣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條往條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隣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衲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搭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爲行童年紀強壯者名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伴而脩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任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幇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版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

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況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恍嘗以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黄冊原該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遊不禁耕稼不勸故致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駑鈍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恍事出激切不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答劉養浩　方孝孺

一自為别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咲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閲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然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者皆為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為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為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沫紅以自誑衰老將至欲安所之邪患癧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與鄭仲辯　方孝孺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莫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

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耶苟以佛氏倫理之懿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

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從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耶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自分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誠非之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

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耶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為哉盖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者也足於粱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苫廬使有得於聖人之奥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特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

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未必徬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竊為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勵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答周昺傳書　劉永之

某清江之胥生也幼蒙父祖餘業不親稼穡之事手不持斲削之器智不能乘時居積以逐什一之利唯粗知讀書竊窺古人之用心與其修身行已之際仰而企之不知其力之不足也性質朴魯不識時變人之所趨已或背馳窮居獨處語焉而寡和行焉而無徒智能俊偉者咸共咻而笑之然其愚自待者甚遠且大以為天下之廣四海之

衆安知無與我同志者哉苟無有也後乎今之世又安知無同我者哉昔人固有百世而相感者何汲汲於知乎用是守其拙學自信不疑令執事生長異郡非有里閈之好姻戚之聯聲氣容貌未嘗有一日之接乃惠然敎之以書陳義甚高自處甚下而奬與甚至夫豈有它哉好德樂善之誠不自知其貶損道德先於庸朽之為辱也然則僕所望於天下後世者固出於今而其相距不越百里而近執事之賜不已大乎執事曰古之君子達而在上則立功以濟民窮而在下則必立言以淑後於是又知執事之志果有以侔於古之人而異乎今之人也然僕幼誦穆叔之言長而竊有疑焉以為近於道而有所未盡杜氏不能推明聖人之學析衷其義徒為淺陋之說而後之君子亦未有辯之者其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氏曰立德者黄帝堯舜立功者禹稷立言者史佚周任臧文仲黄帝堯舜誠立德矣果無功乎禹稷誠有功矣果無德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易曰修辭立其誠去德而立言可乎詩書六藝皆聖賢之言也舍是而稱三子者果能賢於詩書六藝乎以余觀之德者所宜先也有其德則立功立言無往而不可也亡其德則立功立言無往而可也所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抗功言於德而為三者非也謂黄帝堯舜專於德禹稷專於功三子者專於言亦非也且其意以為立言者不若立功立功者不若立德又非也

德也者宜乎其上矣功之與言非有優劣也惟其所遇而修之耳孔孟不得見之行事而施諸空言萬世賴之其功豈在禹稷下邪執事所謂雖時有窮達不同而功之與言未始有不同者是也當春秋之時先王之迹遠矣學者不覩道之大全一節之善一言之當即以為至矣不然臧孫者孔子譏其竊位又數之不仁三不知三烏在其立言哉故曰穆叔之言近於道而有所未盡杜氏不能推明聖人之學折衷其義徒為淺陋之說而未有辨之者也執事博聞強識敦善不怠誠僕所畏敬而願以為師友者也況施之先而禮之厚乎輙因訓誨之言竊陳所懷以答大貺而求切磋之益幸不賜絶而終惠焉不具

賀李西涯入閣書　謝鐸

三月初聞有入閣之命不勝為吾道慶幸既乃辱手書見報謙退過甚至有平生夢寐所不到之語且又似欲下詢於蒭蕘者夫以執事之清德重望碩學宏材帝心所簡與論所歸宜無出此者天下蒼生獨恨其不早耳僕將何言哉必欲以久要之故使獻其一得之愚僕愚亦惟曰不過充其前日夢寐所不到之心而已噫彼營營患得者豈能忘念慮於夢寐間哉惟其患得之心勝是以患失之慮周此心一萌無所不至而天下之事去矣執事始也既無欲得此位之心終也必無欲固此位之意充此以往必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

日安乎其位决不如近者之以明良自慶揚揚于廟堂之上而居之不疑也抑嘗竊觀執事昔者應詔陳言之疏矣上自君心下及民瘼懇懇乎罔有不至職雖論思言實諫諍歐公謂諫官卑行其言宰相尊行其道今執事親居行道之位試取昔之所言者次第行之其誰曰不可於是而猶有所不可則晦翁所謂非其所愛而不肯為則有所畏而不敢為者矣傑雖甚愚亦知今日政本所在盤互蠹蝕之深憑藉固結之久誠非一朝一夕所可辨特大臣與國同休戚者今而天心未豫民力已殫是雖泰和極盛之時而不可不預為苞桑善後之計顧復雍容廟堂以衣冠地望為天下具瞻而稱德量傑愚誠未知其可也執事性識高明志節堅定萬萬無此而懼有於無丹朱之戒在舜猶然傑雖至愚又豈敢盡忘忠告之道而甘為柔佞之友哉凡若此類又皆疇昔受教於執事所謂旁觀而高論者故敢忘其出位之思而不覺狂妄喋喋至此惟高明亮察而優容之當必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

與彭學士書　何喬新

傑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為愧而來書奬予太過益增慚覥入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淩上賤犯貴相帥成風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為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為政者

脂韋婥婀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不勝謗言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日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捄之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為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著者為都指揮使少寛擅興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捄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論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狥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切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七八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群居交屬不可狥也以此廢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寔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為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為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

皇明文苑卷之七十五終

皇明文苑卷之七十六

書

與吳呂儀論韻學書　　彭華

辱同館從事偶及韻學足下退而以書見諭破區區之愚誠懇懇勤勤非愛深者其克爾耶朋友講論切磨之道缺絕久矣不意復見足下也然所諭終與僕私指謬異請畧陳固陋夫有聲而後有字合字與聲而後有韻書韻也者類其聲之釋者也使古韻盡存則古人字音固可盡得矣古韻至魏晉時尚多知之宋齊而下浸以湮滅然有博雅好古之士若唐韓退之柳宗元白居易宋歐陽永叔蘇子瞻子由猶能深考古韻而用之夫謂之古韻則古人字音

與後人有不同明矣詩三百篇強半出於閭門里巷其所韻非當時語而何且一字而有兩音者如左右之類三音者如樂惡之類四音者如行與泎之類古今人皆然何獨謂明鳴二字古人未必讀爲芒特釋韻時強轉其聲邪足下謂明鳴等字今人未嘗讀爲芒古人之音不應大相絕如此夫沈約距今纔幾時而今之韻于支與微之類合其二而爲一麻與遮之類分其一而爲二其不同已如此而況數千百年欲其一一若自一口出得乎如今人讀服爲房六切而服之見于詩者皆當爲蒲北無與房六釋者古人未嘗讀爲房六也今讀慶爲丘正切而慶之見於易詩者皆當爲驅羊無與丘正釋者古人未嘗讀爲丘正也左傳以皮叶多坡以皮得聲則皮礿讀爲蒲波切轉而爲蒲麋耳頻延年以鼉釋施鼉以貍得聲則鼉礿讀爲陵之切轉而爲亡皆耳莫之取義日在艸中也後人乃妄加以日字臺之取義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後人乃訛轉爲苔音若此者未可遽以一二數姑就足下所及者而言之夫古今人不同多矣試以字文韻語觀之字自蒼頡古文變而爲籀篆又變而爲小篆又變而爲隸又變而爲楷爲草以今之草律石鼓之古文吾不知同邪異邪詩自三百篇變而爲離騷又變而爲五言又變而爲七言又變而爲近體爲小詞以今之詞律雅頌之古句吾不知同邪異邪凡古之禮樂制度後世廢易殆盡所幸存而未泯者賴有載籍

之傳焉字之音韻亦猶是也於今可見古人音考者獨賴經傳中韻語耳足下因古人之釋韻非今人之所讀遂謂古人強轉其聲何溺于今而誣古人也以意見而遂譏僕之張喙何自信之篤而謬僕也僕每觀足下默默自處誠以爲無可語者若僕環視其中蔑如也故每有所疑輒以質於高明夫豈好辨哉誠惡夫坐井觀天穴牖窺日者之自小也惟足下不郤棄以僕之言稽之古察之四方訊之一二博古之士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賜教益則幸甚幸甚

與安南國王書　錢溥

欽差襲封正使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溥副使禮科給事中王豫會同欽差司禮監太監柴昇奉御張榮端肅致書于攝安南國王竊惟善處世者貴達經權之道而善知人者在察誠僞之幾使知經常可守而不達權時之宜膠柱鼓瑟之人爾焉望世之能處哉人多欺僞之弊而已無先見之明坐井觀天而已爾尚何人之能知哉此天下不能無是事也竊欲爲王言之王寔始封安南國王之孫傳父及兄至王蓋四世矣况王材足以靖亂賢足以得國禮請天朝名正而言順可謂適經而與權一誠而無僞者而何待於言爲哉今王發政施仁之始正百官承式之時使往事之未明恐後疑之復起故言之不能以自已也初黎氏得國于陳我朝廷念陳日煃率先歸附世貢不絕忍視其子

孫滅亡而不顧哉一舉俘獲以爲内屬且俟其子孫之可
復者柰訖無可復之人而王祖又爲國人所依附遂俛順
其封以奠我南服傳及三世好同一家豈意琮賊以庶簒
嫡昧死來求且曰游湖自溺意在不弔其忘君之心見矣
朝廷速命信使往封冀朝發而夕至其國詢及溺死之故
則琮必難爲言曰君其問諸水濱也歸言于朝豈無偏師
及境以一正其罪耶使將及境琮已就討且告訃請封之
使來即遣行人往祭而尤恐復有如琮之請者乃遣錦衣
使者偕廣西巡按御史及鎮守三司官私于境上而知王
爲第四子母子皆賢禮所當立然後命溥等爲使以錫封
爲則我朝所以保黎氏而惟恐立非其正者豈下於保陳

氏哉凡遣使至京翱翔萬里聽其所往懋易有無入市不
變如子於父母家任便取適而已豈有客切僞爲之計哉
此皆王之所知也又聞 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安南首
至而朝鮮稍後且不誠 聖諭切責之曰汝所恃者一海爾
汝能恃之我亦能渡之遂格心向化表於東土幾百年矣
頃與女直等國有僭越志諸國來聞使行人私焉頗得其
跡遣給事中張寧賫詔往問王即蒲伏叩地至不能起且
責之封人而已不知哈密越在流沙萬里外實西域諸番
之門戶其王爲下所弒母老子幼勢亦殆矣母太妃來聞
遣通事沙廷王率其類數十人往立其子得元悪十有八
人太妃曰此天朝所得宜即 天刑遂檻赴京師以正其罪

則我朝於四方萬國抑強扶弱植顛起仆使之各寧土宇而同享富貴于無不覆載之中寔父母其心天地其量而日月其照臨也較之安南臣伏南陲謹守禮法而聲教之外不煩于我一使者宜保其後待其使有加于諸國也而何我使礽入則言語不交主僕星散迂涉峻嶺迫邇兵械使人撼頓抑塞而不安如待以桀客然者其果出於誠乎旣至而待之則自徐侍郎等來以東西向坐邉行人等來以南北向坐至黃卿等來則書往復數番辯至七日而始定爲竝南向坐然則何爲是不同乎豈顛倒我豪傑而使之爲間乎抑禮始麄備至是而將定乎願明以告我也元史載世祖詔安南曰來奏有一家之言今聞耨剌丁云彼多回鶻禁約不扣交談果如是言一家之禮有如是邪其後俗終不變卒至兵連禍結而國僅存幸入我　朝而始靖豈更化又百年而習俗終未變邪傳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曰晉未可偸也其朝多君子季札聘魯見舞簫韶而嘆盛德孔子見郯子得聞官制而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是皆以禮樂制度維持其國於周室傾危之時罔以内外而有間也况我朝之於安南一惟禮文相與而各極事大字小之誠而何獨不誠於待使邪或者居先王之左右者好是狡僞以爲功也故於王礽即政而言之溥等叨天子侍從寄匃之臣加以太監等又帷幄寵臣故特簡命與之偕來王亦知非往使比矣果能改而待之以誠否乎

王宜速令使者出境相候擇定吉日拜迎接開讀宴會坐向等儀注來勿事退讓以勤往復務酌古而準今之宜華薄而從忠之厚將於是乎觀禮毋徒誚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溥等肅奉

復羅一峯　　章懋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吕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盖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爲舍逆取順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爲盗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常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爲盗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盖指殺人于貨之盗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

留四九五

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乎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吕之鄉約庶可行矣

上堂尊書　蔡清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蕭然無一可伏天之意殆爲此耶愚謂此病癥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政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内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

一留四七六

境紀綱旣振朝廷旣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不能周知四方事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　皇上躬自脩省又誡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　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狥情爲巳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柰何公論所指曰某爲姦之首而姦之首乃晏然朝端不動矣曰某爲佞之魁而佞之魁乃亦晏然朝端不動矣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　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於其他之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

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非但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宦官厮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資者乃多充牣於濤將之家轉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還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中國之虛實四夷亦當

一〇田四九五

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爲足虞前世草木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盖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使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綱以救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嘗恠周世宗以盖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況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餘萬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乹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乂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輩盡革熙豐弊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恃以爲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纔一按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脉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藝之末而

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則皆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嗚呼此一書者真聖學之寶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凢深宮燕居之際終身造次之頃皆當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内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為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争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葢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脩省之計伏惟大臣為國家先謀其大者獻之上耳

與麓堂先生　楊一清

自聞新事以來不勝杞人漆室之念有傳録劉子至著讀之凛然數十年間位容勿者以將順為恭循默為智佀頗納說之風不見於茲地久矣伏自諸公秉政隨事論諫言人所不敢言雖外廷不得與知而天下實陰被其澤其間同行異情因人成事具眼者當自知之竊謂今格心之學勢有所不及亦當如孟子之論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以擴充其善心而潛弭其非心庶幾納約自牖之義近所陳說似傷激切在臺諫則可且君臣之際亦難矣孔子論友曰忠告而善道之此非淺陋所敢窺測若先生勇退一念神明可質顧不得先二公以去懐抱可知然宗社計重顧命在耳令慰留切至而斡旋運用之妙少可致力其間則亦不必務潔其身之為高也三仁出處不同而同出乎至

誠惻怛之意俱不害其爲仁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若終不繹不改吾身之留不足以爲重徐圖去計以成初志則君臣之義無嫌而出處之正不失此孔子以微罪行之意也苟堅執初議惟形跡之去留是較窮人于不可必之所而不止忠矣清矣以安社稷爲悅者忍如是哉試譬之人有以萬金之產三尺之孤而托其家老者其子乃縱不知檢忽其家老之言而莫之省爲家老者相率飄然舍之而去其子招之至再至三而又有悔悟之言竟莫之返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與侯明府世卿書　邵寶

某久病人也頃丁元德還自京師忽有起用之說君侯聞之以語某曰某公某公皆云然某時具以情告君侯君侯亦既憐而聽之矣今聞前說尚有未已者敢不再告凡用人者必量而後行不行而後量一曰量才二曰量志三曰量力某也不才不能用於世固矣而人不謂然者蓋自筮仕以來在許州嘗從事勸課矣入爲戶部屬嘗從事章奏矣及出江西又嘗從事程試矣若是者皆麄跡矣施之當時僅可逭責而已而可謂才乎其于臬于藩于漕不久而去之且獲咎焉又不必論也若今之地則非昔之比矣以昔所爲而施之於今可乎此吾所謂量才者乃槩事之實而知其必然非泛爲謙遜云爾某既不才重以母老且病無人侍養於是懇乞南歸歸及半年某得危疾大驚毋心

病乃有甚於前者繼而濕痰叢脾釀爲中泄流爲下腫旬餘月作越二年未嘗愈也嘗少間見某病餘習行於庭必戒童僕隨之此何心哉當是時有不言離朝言離則夕以病夕言離則朝以病病乘衰至愈將無日侍養之鈌猶前日也茲艱日思百念俱灰又可知矣蓋區區今日之志如此而望其有爲乎哉此吾所謂量志者猶夫才之謂也惟我疾之初起痰涎壅盛口眼咼斜左手足不能舉是謂中風在醫書蓋第一證也說者謂百無幾全即全矣不戒則復復則不可藥是故虞死者數日虞廢者數月既而稍愈人曰非中風也類中風也類云者謂諸證同之也諸證既同所謂不戒則復者有不同之乎凡我姻友近者以言遠者以書不曰戒勞則曰戒怒戒勞者曰雖詩文亦不可作爲其損心精也詩文不可而可簿書乎戒怒者曰童僕有過不宜作嗔爲其動肝火也童僕不可而可吏民乎或謂可出出將奚若舟行則不任夫眩也輿行則不任夫頓也人猶可相也至於逆命謝恩朝叅陵謁拜跽興伏亦將扶於人乎不可也凡此大節下至交承應接發言行事氣不隨心必多舛誤至是而後退處館舍曰吾疾又作矣此養病地耶此吾所謂量力者亦猶夫才與志之謂也是豈惟吾知之人皆知之特不肯言耳不言可也而欲強之何居且某官學餘三十年矣勉彊從事少圖建立豈非平生之願哉顧以情事如此不能自副故甘守知止之戒以終養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六

吾親期免大戾而已譬之卜宅者高堂巨室旣不能爲僅就一隅小築以庇風雨葢吾才與志與力有固然者客有見者曰曷不高堂巨室之圖也意則盛矣苟不自量起而從客將見高且巨者不可得成而所謂小築廢且及之矣此吾於君侯之說所以未敢竊聞也或曰起用在人辭免在已子何執之堅也里有爲酒食以召客者其鄰一人病不飲酒或謂之曰某將召子其人以不飲謝或曰無庸盍俟其至而辭之在彼有禮在此有辭不亦可乎其人曰吾旣聞召於子辭而有俟不若先之之爲誠也他日病愈可飲酒有不召召斯往矣君子謂斯人也確吾不自量將不媿斯人乎元德過我言與君侯同某時語之不盡至爲書謝焉大意謂某有不可起者三不能起者二比以書草呈諸君侯君侯覽之并讀吾請養諸疏憮然太息曰由衷之言也由衷之言也今何則異於是某嘗聞之君天也天之恩誰敢不懷敢不圖報然報之不能而徒自病焉以及於親亦豈天之所願於物者哉某之情固私情也昔也請而俯從仰荷天德天之罔極實于我心犬馬後圖敢望而未敢期此吾所以事天者也君侯以爲何如君侯與某相見雖晩而相知實深凡吾之情宜有不俟乎言者今也言之諄複豈得已哉豈得已哉惟君侯重圖之

與張主客論倭奴貢獻書

楊守陳

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貪狼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爲

中國之疥癬矣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旣正其
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而後繼之
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虛實山川之險易因肆奸譎
時挈舟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
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夷則捲
民財朝貢則沾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
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其狡詔
至京師燕賞豐渥捆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
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刼倉庾燔室廬賊殺蒸庶積
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咲
樂捕得孕婦與衆計其孕之男女以刳視之賭酒荒淫穢

惡至有不可言者舉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
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備倭之令命重帥恒守
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脩戰艦合浙東諸衞之軍分番防
備而兵威振于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按堵而倭奴潜伏
罔敢喘焉兹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而我軍懷宿昔之憤
幸其自來送死皆瞋目礪刃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彼不
得間乃復稱貢而我帥遂從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中其
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鄞先罹其害芟民稼穡爲之
舍館浚民脂膏爲之飲食勞民筋力爲之役使防衞晝號
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狗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
強規物貨善譴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

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地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鄞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決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尤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弊民生以通厚之者一則欲得其嚮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所陳則非嚮化者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于其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況今倭奴最我讎敵而於搆釁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況我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爲名既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而益招其玩侮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不可謂計弊所恃以事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賄賂不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亘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斂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啇

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者萬不侔矣僕雖斬焉在縗絰之中然不忍民之罹殃而慮國之納侮故敢布之下執事冀采擇以聞庶少裨廟謨之萬一惟執事其亮之

復錢廷珍書　楊守陳

自別至今秋始得兄去冬所示書乃知兄嘗示教而不逹守陳一書亦不逹於左右彼此之情闊焉不相通者皆洪喬之罪也可慨可慨訾辭矜哀諄盈而復咨以世故是誠仁人君子[illegible]恤故之盛心謙已下人之厚德致君潤民之深意也捧讀再四感愧交併守陳哀苦萬狀兄既亮之不復陳矣竊以愚暗兄之所知其所誦習者皆古人之陳言而不適於當世之實用雖爲兄陳之無益也而况兄之爽朗英哲於世故若視諸掌亦何俟守陳陳之而後知耶然當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爲難也夫黼扆之崇德也貂璫之擅權也大臣之持禄固寵也將帥之不律也藩臬之不植也守令之不循也官之濫也士之偷也民之貧也兵之惰也之十者人人能知之而况吾兄乎然人人能知之而不能言之者恐言發而害至也故曰言之爲難舍是不言而欲毛舉細故則又不可古之君子有言責者非不知言之害而不言之利然而必言之者義不可不言也吾盡

原件短缺 P17

吾義而已他何恤焉計萬世之是非而不計一時之榮辱論天下之安危而不謀一身之利害是素望於吾兄而不可爲他人道也吾鄉自豐淯敏公而後仕雖衆未見有卓卓者璉公之武舍吾兄誰望耶顧無以爲迂論而不省臨紙切切

奉黄少保書　柯暹

古之君子急於薦賢者不以名誠於圖報者必以道所以薦者無不公薦之者無不稱也暹自由鄉舉而仕于朝以言事而補于外三十餘年名公鉅卿雖不盡周旋左右而皆竊識其光華惟閣下乂領南交未得遂下風之拜及暹有驩州之行擬得依山斗備使令自喜自慰乃不果行而平蕪間拱把之木即謂卓絶群卉然以高崖大巔姿雲合抱者視之則又甚卑下閣下未嘗見暹爲合抱爲拱把也必深信愛厚者言再上已擲之牘務將劉用於梁棟榱桷之間使等而上之不復慮其稱與不稱又可愧也昔秦少游未遇時參寥子薦其文于曾文昭公公大有稱許徐一變欲以其所爲文求知于中書危大參引少游爲故事致書危公公亦大稱許授以建寧教授當時少游一變自以二公負天下之望平生不相識而一旦知已爲不可得今暹之淺陋固不敢比少游一變而閣下位望之隆又非曾危二公可比也無片言隻字以干瀆乃辱薦引若相知之深者不猶以名而不以實乎閣下位重五朝望隆四海天

下之負一才一藝士無不願見夾袋姓名宜湔矣薦者不過七人必有所取而不獨以名也暹自不可得而知今叨蒙聖恩遷擢浙憲蚤夜孳孳思所以上不負朝廷下不負恩府未有得也去歲過京師始得謁謝台堦衣被陽和時雨雖沾枯槁未足尚頼化導之功始終弘被幸幸感恩思教情溢詞煩不勝惶汗之至

與屠朝宗書　　楊守阯

今月十三日早朝鴻臚寺奏引傳奉官謝恩者至四十餘人及午刻錦衣衛逮捕科道官詔獄者至六十餘人一日之間有此二事非小變也士論咸謂三原公在必有論諫今四明公亦有言乎否邪天下之士所以責望閣下者重矣側聞閣下糾率大僚有所諫論文未見報豈將欲言之而又中止之邪古人謂明主可為忠言聖明在上慶賞威罰出自宸斷萬有一言或忤意一時之喜怒若程敏政之禍人皆以為必不能免也而卒克保全王越之舉人皆以為必不可回也而卒不起用雖古之明王從諫若轉丸恐不足以為希望聖德第為之忠言者有未至耳閣下固主上之所親擢而信任者也倘能為之忠言一不從而至再再不從而至三期必開悟宸衷俯從公議然後已焉可也今未進一言而逆料之以為必不見從而不言豈不厚誣聖主也哉且科道悉就逮而閣下即請委尚寶司中書舍人攝六科事閣下自以為善處尤非也謂當先進一疏大

畧言六科王命出納之所十三道糾察朝省之職皆不可一日曠官今以言事忤旨既不見從豈宜加罪卒然之間旗校四出搜索公署呌囂閭里捕繫言官纍纍道路萬目驚視萬口駭嘆以為不知何事至此而獨傳奉之官彈冠相慶以為莫予毒也已此豈太平盛世之所宜有哉今六科之門皆閉出納之命方重御史之班一空糾察之職幾廢恐自有科道以來未有此事也且 先朝雖嘗罪言官而未嘗悉及雖或一時之罪亦不終日釋之況今明詔責科道官惟以為不諳事體耳豈復有廋辭隱情須下獄鞫問邪伏望聖斷即時分豁俾復厥位庶無曠官若能早以是啓悟 上心未必不聽果不聽焉乃請委官攝事猶有辭於天下也今未聞論救之章而遽進委攝之疏不幾於逢迎 上意而堅其挫辱言官之計乎衆口嗷嗷歸咎於委官攝事之一疏則閣下自以為善處者人皆以為不善處矣適聞獄中人各撻二十已有不能勝者若處分之日復有重譴則人將何以堪將使言官痛懲而結舌奸宄痛快而逞志是豈國家之福哉閣下及今猶可一救非惟救言官也救國體也亦閣下所以自救以塞天下之責也若夫傳奉之事亦未有所論列豈遂已乎抑有所待乎伏望閣下思 聖天子所以信任之篤士大夫所以責望之重無使忠諫之路塞而僥倖之門開則天下幸甚

回李都憲救荒啓　　劉忠

竊惟奎壁在天星斗藉文章之潤太華附地民物蒙鎮殿之功實一氣之所感通而世道亦所攸係故斗降精則人文足以佐化成之茂績山降靈則士節足以回名教之狂瀾振古有徵于今間見恭惟賢執事先生喬出仙舟英特夙承于奕世地聯眉壤詞華並美于儒宗昉進賢科即登禁院三百餘人之妙選總是名流二十八宿之清輝上應乾度三載席木天之下一日進中秘之書厭步八磚出操三尺欲以樹萬人封城之業蓋將佐四面解網之仁陰慘陽舒山崇斗峻何物尺霧乃爾障天既咲請于左符遂逖遠于西省屢回轍于王生之畏道肯隕泣于阮郎之窮途挾昇射虎者既肆于窮荒不食生蟲者始遊乎郊藪輿情惟慰簡在昭章即見賜還載瞻遵渚漢京兆之命甫頒於桑梓唐中丞之薦繼奉于絲綸仰荷皇仁垂情沐士以閭簷夙困于薤莽仟佰半奪于河流借重明公分憂劍食不謂栟櫚之地再擢雲漢之屢含哺鼓腹者百無二三裳袂輯縷者十常八九野無青草家有赤崖委溝壑者繩繩而來飽烏鳶者在在有見實同喪犬奚止涸魚仰明公默禱乎洪鈞出赤手力支乎大厦携耳泉以沃焦釜植病草以就陽春撤梁公之淫祠用端俗化出蘇公之聖散以起死卞請溫旨以蠲逋征撥齊民以輸義粟露囊請發虛帑求言精禋冀格于神休一念廣切于瘝恫靡策不舉靡事不周顧我衰朽之餘亦忝冠裳之末覆歷南北三十載無補

官曹罷休林泉六七年重叨優典盤盂日飫于紅腐田塍時阨于青黃林下雖閑身亦在受廛之列目前見餓莩多皆同井之人坐視無情殆非人理乃藉 主上之俊恩少助明公之博愛薄施小惠略布愚衷以獨繭而成天下之大裘以寸筳而建萬間之廣廈區區何補碌碌徒勞念出一時愧無良畫尚恐士夫有沽名干譽之誚識者有越位逾職之譏悚懷愍愍頼色紛紛不意縣大夫誤陳于文牘賢公卿下顧于柴荊丘園承筐篚之箋箋門巷集鶼牽之濕濕卿纖羲書珠玉駢繁憲斧藩軺風雲雜遝秋霖下注白頭慳數日之歡晚照西來綠醑稱一時之樂聯璧而對佳客林下素無可闍而謝主者天涯伊阻敬修寸紙庸展迷悰一以答明公之雅愛舊知一以瀉吾民之報恍謝悃輙塵電覽尚冀春容

與陳儒珍書　　黃孔昭

汪玉從事至承賜詩三章每章二十字而愛民憂國之心規過勸善之意懇懇乎如千萬言之長僕雖固陋敢不悚心拜教但僕名在典銓而掾所職不過按簿書考年資受冡宰成筭而已其或有見言之在此聽之在彼亦不能必其用奉教徒增愧赧尚何言哉惟因時決去自避賢路則可以求謝於知己也雖然時世因循亦多事有可行而勢不可行者試以聽選監生言之其廩於郡縣貢於成均者有司苟為姑息率不以才且或以米馬輸官雜進臨日銓

試問羊而答牛者半之昔李冢宰欲畧加沙汰則謗訾蠭興終致斥去如此輩者授以民事其不為繁劇者幾希近冢宰多以進士選補邑令蓋亦為斯民深計然未試以事亦孰知其賢而用不賢而舍使天下皆雨露也夫以天下庶職之繁人才之廣固非銓部耳目所能及須如執事所謂分項各薦可也但人情多私少公官府不厭連坐之法而所薦非親則故甚至彼此更互無迹可尋欲望其得人亦未能也僕每日夜思之惟聖君賢相不徇人情大舉而更張之在郡縣者非才不第來成均者非才不貢與鄉試會試者非才不第與今見在六館坐堂記名及入選者惟是留而所貴乎才者皆有敦德修文之實於焉大開薦賢之路重嚴連坐之法則百官庶職或其得人也僕竊祿不能自效又不能早去使執事終日抱卧而憂南山之不治則凡所論豈不為文飾之具哉起執事於廟堂之上相與殫忠竭慮尚有待於來日惟不終鄙外乞時賜教益幸甚

寄彭莘菴孫九峯　林俊

某猶狹不善諧世謬意高逸者流四十五而孤翔五召而載以起亦尋以寂矣不謂又叨諸老之召夫以壯之如彼衰之如此奚取自副慚怍有加焉三使敦迫強勉出門意面覲天顏盡見某之衰容老狀然後懇疏祈哀不受官而退不謂到劒溪而痰喘作到建溪又作卧床褥者半月瘦

削重若可念祗今未敢過山京師又未知可到否也　新
天子聰睿神聖舜禹之君惟興議一事似若未慊其在遠
微聞輔臣禮官言官執議甚正然猶能一去俗格出濮議
之上若定陶共皇則㝡下之議吾人引君舍舜禹奚法哉
舜受堯也曰受命文祖文祖堯始祖廟也禹受舜也曰受
命神宗神宗堯廟也禮曰有虞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
宗堯名雖曰禪而人後之意隱然其間當時大事皆記之
矣獨不聞有尊其所生之父之事此萬世法也今不引舜
禹之典章而下襲漢哀之邪議豈不惜哉執事九峯　上
所起若猶未舉須共一疏使輔臣禮官文字之臣再議其
閒名分所關非細故也夫名正則言順若曰如定陶共皇
稱　興獻帝則興王國也安有帝其不可一也若曰如去
定陶稱　獻帝則　七廟之中似無小宗稱帝合大宗之
位其不可二也　獻王義不可一日不立後以王嗣帝其
尤不可三也由是而推無往不悖蓋大綱不正則萬目不
張亦勢然也或疑有難處者某惟有不可易之大禮有不
能已之至情情不足勝禮也舊矣大孝召大慈大慈亦成
大孝　聖母純懿之德中外具聞决不欲崇　獻王以虛
分以上累聖朝大禮貽　聖主大全中之一闕爲天下後
世議也或曰事既舉如何曰聖人不貴改過一慚不忍而
終身慚之乎舜樂取諸人爲善禹聞善言則起拜　聖主
舜也禹也中外人心共屬　聖主如舜也禹也何難改之

有其至未可期而議禮決不可緩幸二公圖之病中言不能旣亦不顓作書内閣上宰宗伯諸大老先生此書道下臆不具

上大尹張侯書　陳音

嘗謂忠孝節義人道之大閑自昔君天下者罔不崇茲以隆大化肆我　太祖高皇帝首詔天下凡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所司具實以聞即旌表其門以爲爲善者勸　列聖相承凡詔令之下悉申明舊典皆欲敦本崇化以致隆古之治柰何所司弗祗承德意濡於耳目者且壅於上聞況肯致志下詢以是爲先務者乎遂使忠孝節義者老死閭閻善者以怠惡者以肆而治化之不古若責將何歸閣下特公心以敷善政思以風教爲已任者故首有陳焉音叔母林氏年十八歸叔父珍居人得里之溪口恒以不及事舅爲恨奉姑竭孝敬姑愛之如子居七年遭夫喪子穉方再晬有利其產者日出俚語逮其嫁父母難其少寡也日使人謂之曰汝能從吾命而他適吾倍奩具遣之叔母抱兒泣曰吾足一移兒其爲人奴矣吾何以見地下人自是父母遣人來絕不與語且肩輿召其還則怒而詬其僕父母爲議婚他姓潛已納幣一日使人紿之曰母得危疾目將瞑待汝以死叔母曰父母恩罔極死生一別耳吾不可不歸歸及門見舉家有喜色方悟其詐徒步以歸父母拽其裳告之故叔母仰天大慟曰天乎必欲奪吾志吾非

鋌下見則溝中殍耳吾死不足惜吾姑吾子將繼吾以捐瘠父兮母兮昔育我以成今胡毒我之甚也父母懼縱之還乃拜辭曰兒寧負不孝名不復登斯門矣遂歸躬紡績夜二鼓乃寢昧爽復興自奉極淡薄而奉姑必具甘肯越二十餘年姑沒疾革時謂之曰汝即吾子也吾無以報願汝得婦復如汝叔母朝夕哭盡哀頹堊如儀今子槿亦死婦林氏孀居守志誓欲與姑等嗚呼人恣其欲無所不至若叔母者一惟勁節是持誘之不可動脅之不可移雖古之共姜令女何以加焉伏惟舊制節婦年三十以下守志至五十以上者旌表其門叔母年二十四而守志今五十又七年矣子既早喪音爲從子者復默而不傳將俱草木以腐嘗欲自言於朝格於例不果故述首末以告閣下核其事以達于宸聰使及叔母未艾之齡得沐寵榮風教之光也朝廷之望也守令之職也音之私願也俱得之矣夫國之忠臣家之節婦其心一也君子學古入官咸願爲忠臣者於孝婦之事可使無聞乎令之吏胥里甲非賄以利文書不可舉叔母婺無子室如懸磬閣下倘不以爲己責而自督之則是事竟不可成而音之望絕矣敢申以告

與范憲長鳴遠　黃瓚

七月二十九日僕發浙江徑谿西興陸抵長山海口巡省潮患但見民無所於廬田遭斥鹵稻皆空膚路傍多寃哭之新冢赴訴者攀擁肩輿至莫能前亟麾始退夕宿錢清

翌日循山陰抵郡山陰十五三十六等都田禾尚無恙而
三山瀕潮患大縣與蕭山同秋穫絶無望矣會稽餘姚死
者傳聞至二萬以上雖貴如謝木齋老先生亦幾不免魚
鼈謝之庄客死十七人則其餘可知也灾民嗷嗷日訴分
司但一出門則讙譟號哭爲之鼻酸心悸不得已省令該
府揭曉賑救姑以慰江海之民之心有司懼於鎮巡衙門
不見許不敢奉僕令僕亦不敢擅發遲遲以幸檄至迄今
延竚觖望柰何柰何竊以爲鄰里死喪匍匐相救況吾民
出力以給公上之需其義殆有倍蓰什伯於鄰里者何者
民猶子也公上其父母也子遭水火父母獨能恝然不一
矜念援手況事勢又有出於意外之虞而難顯言者恐不

宜縣謂私恩小惠而遂輟也雖然僕顧不知鎮巡衙門鈞
意哉蓋以謂民雖罹灾而無灾有秋之家力能賙救猶可
以支持歲月稍竢今冬來春賑之未爲晚也此意最得古
之聖賢大政大法之精蘊然僕竊又以爲今之水災乃天
地非常之大變自成化八年潮患到今僅兩見爾彼之賑
濟簿寮尚存可覆視也況浙以東雖素號名邦風俗薄惡
弟或不能急兄之難子或不能紓父之危夫婦反目往往
迯棄朋友面而不心惟以勢利相傾軋高門鉅族攬觧錢
糧動輒千數不啻如已私物苟遇水旱乘時射利踊價閉
糴而錙銖不以施與寥寥眼底孰是義士孰肯捐所有以
濟所無之貧民哉大凡勢鈞力敵者則相救彼視海上貧

民如奴隷如蟣蠓不擠而凌轢之則幸矣而望其賙恤窮匱哉故大政雖聖賢之能事小惠亦牧守之權宜執事倘聞於鎮巡監司寔渹以東疆域之幸貪盡區區情不覺覼縷冐昧待罪惟乞台炤

與李西涯論歷代通鑑纂要　謝鐸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内閣欽奉聖旨欲將綱目續編等書節要撰次陸續進呈次日又該太監扶安傳示聖意欲自三皇五帝以來事迹通爲一書名曰歷代通鑑纂要除欽遵外諸老先生尋即具題分委諸史官而以猥及於某某衰病不才久玷國學求退未能已甚愧恐況復有此委任此豈敢以當之哉既而思之法古求治固

聖主望道未見之盛心稽古陳謨亦人臣納約自牖之素志而諸老先生乃以編纂之任分委某等此又古者大臣以人事君之義某雖駑下不堪敢不黽勉從事某惟古之爲史者類必定凡例然後可以次第纂述若朱子之綱目是也受命以來拱聽屢分未知適莫某無似竊嘗聞之朱子之言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與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蓋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於事之大者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故左氏之於春秋旣依經作傳而又別爲國語以記其事亦此類也某愚竊謂今之纂要合無先爲編年略如

春秋左傳之例而又每事別記以彷彿書與國語之例庶幾統緒可正事體不遺蓋統緒莫大於創業守成而事體莫要於知人立政一覽之餘誠知歷代創業之艱難與夫守成之不易凡其統緒所在孰爲正而可法孰爲不正而可戒某君以用某人行某政而治某君以用某人行某政而亂邪正治亂之間惕若覆車之在前儼乎高山之可仰則所謂宏綱要義足爲監戒可以裨益宸聰恢弘治化者端在是矣若乃編年之書蓋必以皇極經世爲例而統之分合則又不能不取例於綱目也蓋綱目於呂后新莽之年皆冠以甲子而分書之當其時天下之統未嘗不合於一特賊后篡臣不可比於正統故不得而不分書之耳賊后篡臣既不可爲統而夷狄如元獨可以爲統乎此綱目之所未書正今日之所當正也昔人嘗推亡秦以爲閏位以其強暴幷吞非若漢唐宋諸君之猶有志於救民者也秦既不得爲統之正而司馬晉楊隋之篡竊弒逆亦新莽之流亞耳又可以上階諸君而例以正統予之哉此雖綱目之所已書而義理無窮參之後賢之論恐亦未必無可議也又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蓋以洪荒世遠不可考信而伏羲神農黃帝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功澤流萬世凡有血氣者所不可忘故於易繫下傳又推言之是皆聖經之所紀載孔子之所嘗言者也孔子萬代帝王師孔子不言誰復敢言之哉苟於孔子所不言而復言之以是而求治

以是而陳謨亦多見其惑矣某愚以爲今日之纂要欲自三皇五帝始合亦斷自伏羲炎黃庶幾上不失易書之旨而近亦經世稽古録之遺意也鄙見如斯莫知是否劉老先生前輩尊嚴未敢妄瀆惟先生與木齋先生量加詳定或者轉達明以示下則不勝幸甚某惶恐再拜

荅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决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守仁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守仁守仁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官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守仁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禄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守仁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利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則亦

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則守仁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書　王守仁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

惟天子所使　天子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忝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撥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與劉德夫書　王九思

九思頓首德夫足下睽違十秋消息阻絶獲奉教書如聆晤言幸甚幸甚緬惟往昔翱翔翰墨之林僕本駑下不自量力妄追古作足下不以爲狂指迷導軌奉教甚厚其後遭時齟齬丁卯之春足下南歸逾三年而僕亦有壽春之役又一年而罷歸田里僕于是時有以自惟謂朱淓蘗而易教昌董子退而經訓慱賈誼憂時新書迺興王充屏居爰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于世也蓋知夫時之難得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闡幽發慮而振藻垂聲于無涯也如予不類植德弗固招尤積毀與時違巳矣巳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自六籍以降若孟氏之正大左氏之醞藉屈子之豪宕太史公之洪麗班固之豐厚莊生之奇恠國語之温雅戰國策之縱横慱以取之滿以發之下上千載之餘游心觚翰以成一家之言則藜藿終身老死巖石誠能甘心悅意勿有復怨者也此僕之本志也比歸于家昊天降割先君不禄禮樂崩壞文藻屏棄嗣以老母貞

疾賤軀多疢迎醫治藥迄無虚日歲月不居遄邁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于是而較量往昔勇怯盛衰相去之遠有若兩人慨少壯之難恃痛藝業之就蕪憫素志之終違懼脩名之未立徬徨中夜泣泗漣如嗟乎嗟乎此孔子所謂四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尋又自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伏生耄耄猶授尚書伯玉省愆亦在五十武公旣老進修弗渝有如予者上之旣無以策勲天朝下之又無以潜精藝苑老且倦厭填委潚㲄猶足與縉紳齒邪于是強力苦心奮翼滙池以收桑榆之功者此又僕今之志也然麗澤之益貴講習之勤同心之言有如蘭之臭昔曹植睎丁儀之辭韓愈潤孟郊之文僕竊慕焉欲奉教于足下不幸南北隔越千里而參商之勢遠飛潛之途異質疑無從徒興浩歎而已昔人有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伯牙毀琴于鍾子張華談劍于雷生蓋趣合則易語志戾則難諧也嗟乎情之感人今人豈昔人殊也足下聞僕斯語其亦有以悲乎然將何以教僕也尊公遺詩删定一二覽觀如何餘俟後陳北風倘順時惠德音僕之欝欝瞻戀寔切

九思頓首

與中丞劉養和書　王九思

車從過鄠獲侍左右幸甚竊見憂勞百姓形諸顏色所過咨訪下及芻蕘嗟乎憂國如家愛民如子久以為不復有古人矣乃今忽有之此昌黎韓子喜談而樂道之者況不

肖乎自奉別至于今踰期月矣竊伏自念高明不以九思不肖納爲知己詢以今日之務之最急者當時倉卒未及陳對乃今有懷而不以告是負知己也故敢以書上亦韓子所謂惟愈于執事可以此言進者惟高明察焉高明按臨郡縣輙進鄉老詢以民瘼昨見鄠中所進見者多市井賈人不諳政體或以一人之私或以讎家之故率爾發口自不知非此高明親與聞睹不容以或誑也不肖以爲度諸他縣想亦不遠雖然此就其無益于事者云耳即其所言多切于弊而高明行焉而行者或非其人竊恐高明之勞日甚而無益于下也雖然此就按臨之地云耳即其所言多切于弊而高明行焉而奉行皆得其人而有益于下也全陝七八百里能徧歷而月與之臨乎此勢之决不能也不肖以爲今日之急莫如擇人古法有云朝廷任吏部吏部任監司此天下之勢也而一省者天下之準也故今全陝之地兵馬在都司錢穀在藩司獄訟在臬司而府州縣則承接而行而規畫布置則巡撫臺也高明于此將何爲邪規畫布置而已耳任藩臬而已耳擇府州縣吏而已耳雖然藩臬人少而多賢其任之也易府州縣吏少賢而人多其擇之也難惟其難也故近有客切訪察者焉不肖于此不能無疑何也其訪察也寄之何人乎使其人果君子也必能公其心以事其上矣萬一錯繆于十人之中而誤一人焉竊恐九人之得不能償其一人之失也况其多

乎況不公其心以事其上者乎今日之急莫若于府州縣吏毎府書一方冊置之坐隅分命藩臬及各道守巡留意訪察親見賢否從公揭報高明不負 天子藩臬諸君必不忍負高明也既得其實巳其上而可旌與其下而可黜者則亟爲之其向上而未久者勸勞之其未久而志陋者姑罰之使其警爲而知悛也若夫中人之資固無異才亦不廢事此其最多者則戒飭之使各勤其職焉于是一省府州縣吏不下數百人覽之則任目中憶之則在胸中不假下人訪察而賢否可知不勞親問百姓而民瘼自息一人家有一都御史蓋有所恃而不恐一官府有一都御史蓋有所畏而不敢高明于此又何爲耶亦惟總其大綱去其大惡以收其成效而已無復多勞也多勞則病損千金之軀以貽高堂之憂可乎不肖于高明爲通家兄弟父子辱知愛于門下甚深是敢以此言進也異日高明坐于廟堂之上佐天子進退百官倘不迂不肖之說推而行之則天下其庶幾乎惟高明留意幸甚幸甚